责编/张辉东
美编/王斌 校读/欧艳



AI制图/王斌

钱娭毑

赵子安

钱娭毑是小区百事通。

小区在山谷里，呈品字形整齐摆布三排自建房，造型各异，均自带院落。间隔其中，三块待建的空地，被居于谷中的住户四分五裂地开垦出来种菜。菜园有做不完的事：挖土啦，播种啦，栽秧啦，扯草啦，搭棚啦，捉虫啦，重要的是还有丰收的惊喜和切磋交流的戏谑。大家像蜜蜂一样在菜园里忙进忙出，却是以前不事稼穑的菜鸟，凭道听途说或者是搜手机、问豆包得来的套路，依葫芦画瓢，作业越抄越歪。这时候，钱娭毑不请自来了。

她是小区迁建前的本地菜农。她家气派地雄踞两块地，房子和花园布置在东侧，西面规划为网格状菜园，其过道铺设麻石板，菜土边缘嵌着条石，院子后面的山坡上也开辟大块菜地。透过围墙看去，高低错落，郁郁葱葱。她长着一个两头尖的菱形脑袋，眼睛大，颧骨高，活像丁聪漫画里的人物。她翻来覆去穿着那几件绛红色缀满小花的长袖衬衣，爱耸着肩，偏左侧身走路，无声无息。但她声音洪亮，稍不留神往往被她吓一大跳：

“陶帅哥，种子撒密了。去和点火土灰才撒得匀。记住，盖上塑料薄膜，种子发得快。发芽再揭开。”

“罗美女，要结萝卜，不是这样天女散花。看哒咯，拉开间距先挖坑，下足底肥，每坑丢三四粒够了。”

“笑死了，小张挖土像鸡啄米。不要横站，得弓步，锄头得劲才挖得深。这阵子天气好，性急挖好晒几天，保准长菜。”

邻里们奉命为谨，唯唯诺诺。小张神情庄重地对着钱娭毑的背影双手合十作揖行礼，引来一片喧笑。

钱娭毑的女儿夫妻俩均在浙江做海鲜生意，她帮忙带两个外孙守着偌大的家。白天外孙们上班、上学，她除了收拾自家的花园、菜园，就在小区里东瞧瞧、西看看，遇着人闲聊小半天。对小区各家各户的情况，她了如指掌。她老伴以前是中学语文老师，写得一手好字，十年前过世。她只念过小学，但被叫了几十年师母，她觉得自己算半个读书人，特别敬重文化人。当然，小外孙的功课还是交由他姐姐辅导，她雷打不动每天早晨领着他在外公遗像前磕三个头再去上学。她说：“多拜拜家里的孔夫子，有好处。”

三年前，钱娭毑的邻居换作了老态龙钟的李画家，他头顶的白发像云朵一样耀眼。妻子早故，儿子一家住市中心，周末才来看望他。住在这里养老，群山苍翠，鸟语花香，他像住在自己的山水画作中一样，日子惬意。他精力不济，山坡上的菜土撂荒；花园还是搬来时整理过，原先他挖出小块土地种些葱蒜，后来干脆不加理睬，好端端的花园被放任成芳草萋萋的袖珍草原。间常，他给门厅台阶旁的腊梅浇浇水。腊梅长势茂盛，枝叶纷披，冬天的时候香气扑鼻。无人知晓，她亡妻叫孙腊梅。

钱娭毑是个热心人。她陪着李画家晒太阳，在小区散步，挨家挨户抖落底细，讲得唾沫横飞。李画家敷衍地笑笑，抬起头眯着眼睛仔细观赏每栋房子的建筑特色。采摘了蔬菜或是做了好吃的，她送给李画家品尝。她外孙天天给外公磕头，外公也未显灵，字写得丑。她着急，试着想请李画家教教外孙。李画家爽快应承：“还在读小学，来得及的。”

蹑手蹑脚走进李画家的工作室，墙上挂的、地上堆的全是书画作品，钱娭毑看得眼花缭乱。李画家在画案上教她外孙写毛笔字，从握笔开始，横竖撇捺折，每个笔画练一个月。钱娭毑有时也去凑热闹，盘腿坐在圈椅里手托下巴笑意盈盈。那天李画家摸着孩子的头说：“小家伙刻苦，有悟性。”钱娭毑喜笑颜开。

叉腰皱眉盯着李画家院子里齐腰深的杂草，钱娭毑转身从家里拿来锄头、耙子和扁担筐箕要大干一场。李画家劝阻：“太费劲了，随它去吧。”钱娭毑说：“我是闲不住的人，看见事不做不舒服。”她手脚麻利，半天工夫清理干净，成堆的杂草被她挑回家沤肥。她蹲在地上用小铲子挖一种红茎绿叶的小草，说：“这种草最讨厌。发得快，不连根拔起，在太阳下暴晒根本不会死。”李画家捡起一根端详：“花开得像睡莲花。”她又从家里运来以前装修时剩余的麻石板，铺设一条分叉的甬道，走上去脚不沾泥还防滑。李画家连声称谢，见给钱她坚决不收，送她一幅画作。钱娭毑捧在怀里，乐颠颠回家。

钱娭毑意犹未尽，觉得院子里地上是清爽了，长在上面的花卉树木依旧零乱不堪。她搭着楼梯用修枝剪把两株披头散发的罗汉松修理得规规整整，焕然一新，李画家打趣道：“想不到你还有理发师的手艺。”钱娭毑说：“这株腊梅蓬得碍事，也该修。”李画家马上制止：“这个不动，不麻烦你。”她没理会，执着地随手剪掉伸向台阶的枝桠。“住手！”李画家怒不可遏，用颤抖的手夺过她的剪子扔到地上。钱娭毑悚然一惊，委屈地掉下眼泪，冲到大门口又折回来，拾起剪子扭头跑出了院子。

田嫂

廖静仁

我想：田嫂与那窑客，是有缘分的。

窑客是新化人。话说当年，他背了一副做瓦烧窑的工具，悠哉游哉，似乎是漫无目的地在江湖上行走；然而，据说他往我们井湾里路过时，一双穿草鞋的粗糙脚板，刚一踏上村口的黄泥小路，陡然便止住了脚步，“好瓦泥！好瓦泥”！还勾下腰去，一掌一掌地捻那黄泥巴。

撮土垒窑，窑客在我们井湾里住了下来。

恰逢风调雨顺的年景，新修房屋正成风气。井湾里人，自己踩瓦泥，自己砍瓦柴，窑客就专管做瓦和烧窑。窑客手巧艺熟，一掌黄泥托在手上，往瓦模上一糊，转一个圆圈，便成了四块瓦坯；火候上的功夫，更神，一个能容纳三万瓦坯的中型瓦窑，他说需茅柴一百二十担，果真三天三夜刚好烧完。待揭窑一看，那瓦，不老不嫩，一色青，青得放毫光。

窑烟袅袅，整整三年过去。

窑客在我们井湾里，已烧过九九八十一窑，且窑窑都是上等纯青的好瓦；窑客以他那精湛的手艺，赢得了井湾里人的敬重。长者称他窑哥或者窑老弟；少者喊他窑叔或窑伯。完完全全，窑客成了我们井湾里人无疑。

然而，有一天，井湾里村口的瓦窑却不再冒出青烟来，那个用茅草盖成的瓦棚，亦空空落落显得很清冷了。只有那曾经把一块块泥坯烧成了青瓦的瓦窑还是温热的。瓦窑里，偎着整三万片还没有出窑的瓦呢。那瓦竟是田嫂的。田嫂的男人已病故了二十年，她十八岁守寡，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颇不易。

“唉，这女人，也不知改嫁或招婿？”

忽记起有一回，我正在一旁凝神看窑客做瓦时，是真切地听见他无头无尾地自语了这么一句话的，起初，我还以为他是在与我说什么，猛一抬眼时，才知他是望着只留下了一个背影的田嫂在唉叹。但我敢打赌，窑客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

终于有一天，田嫂来请窑客做瓦烧窑了。窑客感到很是光彩。

为了给田嫂祈求一个新的家庭，一种新的生活，窑客一片诚意地在瓦模的每一方位，都刻上了一个双“喜”字样；并且破例在这一窑瓦封顶时，还用了雄鸡祭过窑祖……奇迹果然出现了，瓦出窑时，田嫂兴冲冲地一把拉了我去看瓦的成色，然而，当她一眼见了瓦片上那清清晰晰凸出的“喜”字，松树皮般木讷的脸庞居然也荡起了红晕；那一对过早地黯淡了的眼神，竟也放了闪闪的光亮……但是，这毕竟又很是短暂；转瞬，不知为何，田嫂的脸色却又变得紫黑了，两只眼眶，也盈满了浑浊的泪水……怕鬼一般，田嫂拉着我逃也似跑开了。

跑到屋里后，田嫂赶忙把房门紧紧地闩着，好久好久，她才低声地对我说道：“老弟，窑客是个好人！是个好人呐！”说这话时，她的身子都激动得发抖。我正感到困惑，田嫂又梦呓般地自语起来：好人呐，你难道不晓得我们井湾里一代复一代传下的规矩么——男人死了婆娘，可以在孝堂另娶；而女人殁了丈夫，却是万万也不准再婚的！

“喜”从何说起呵？其时，我虽然还很年幼，但那颗稚嫩的心，却感到了痛楚。愤慨地，我想：倘将来等到我们这一代能主宰井湾里的命运的时候，一切万恶的陈规陋习，是无论如何也要摈弃的！

只一夜间，窑客陡然间老了许多。一如窑客背了那做瓦烧窑的工具从江湖上走来，他复又背了那副做瓦烧窑的工具走上了江湖。只是那脚步好沉好重，并且，好沉好重地勾着头颅，如问号。

行动的方向错了，再折回去，一路往南。把走过的路重新走一遍。

留给他的时间很紧了。

这个夏天的天气异常燠热，路边的小溪畔栖落成群的黑鸦，它们半蹲在清凉溪水里假寐。

当他走到谢家坳，那里与其说空无一人，不如说是一片汪洋了。谢家坳是个库区，汛期到来之前，整个库区的人一部分移民去了薛家坳，另一部分移民去了解家坳。

他久久凝望偌大的水库，惊诧地发现，水库水面一片金黄，一株高大的向日葵，把丰满的花盘极力伸出了水面，谢家坳盛产向日葵籽，那片水面无疑是谢家坳有名的百亩葵园。他脑海里仿佛也漾起令人伤感的涟漪。他依稀记起儿时的童谣：

黄金金黄向日葵
太阳底下我低头
粒粒籽儿粒粒壮
汛期过后香满楼

但要命的是，他竟然忘了此番赶赴谢家坳究竟何为？

谢家坳就这样在眼前消失了，成了一个曾经的念想。

他心肌绞痛的毛病说来就来了，豆粒般大小的汗珠从他的白胡须上掉落下来。

淹没谢家坳

谢午恒

从小到大，指引他的人很多。

这天他去谢家坳，迷了路，问一个樵夫，樵夫很热心，指点也非常明确：哦，你去解家坳，往北三五里就到了。

于是他走到了解家坳，这个解家坳当然与自己要去的谢家坳是两回事。

只好再问，庆幸遇上了一个更热心的人，告诉他自己也要经过薛家坳去雪棠坡。多了一个同行者，一路上扯扯闲谈，继续往北的行程就不那么寂寞了。

抵达薛家坳时天已黑。他很纳闷，沿途用“坳”的地名咋就这么多，一个坳接着一个坳，每一个坳都很亲切，差一点就是自己要去的那个坳，是世界模糊了还是自己没弄清楚没说清楚？但他最终还是深刻检讨了自己，问路者不迷路，他依然笃信路是靠先知先觉者指引出来的。怪只怪自己没有清楚地告诉指引者，自己要去谢家坳，不是解也不可能是薛，是谢谢的谢，谢家坳。

铁拐李的二婚

湘潕子

铁拐李本名李德贵，腿是寨子里修路那年被石头砸瘸的，走路左肩一沉一沉，像踩在烂泥田里拔不出来。他堂客走得早，肺癌，从查出到闭眼一共四个月，留下个半大小子李浩和一屁股药费单子。这些年他靠几亩薄田和低保把日子糊过来，屋里虽穷，但灶台擦得锃亮，儿子也争气，去年考上了县一中。

张寡妇在隔壁村，男人在工地上摔没了，赔了十八万元。她拿这钱供两个闺女读书，大闺女在卫校，小的念初三。她喂了十几头猪，还种了五亩良种茶，日子比铁拐李滋润得多。但她评不上贫困户——有劳动力，有稳定收入，政策卡得死死的。

撮合他们的是铁拐李的堂嫂，一个在湘西北大山里说了一辈子媒的。她先探张寡妇的口风，张寡妇搓着围裙角说：

“他那条腿……挑水都费劲吧。”

堂嫂拍她一巴掌：

“你喂猪他烧食，你种茶他锄草，瘸是瘸了点，又不耽误看秤算账，关键是人老实勤快。”张寡妇没吭声，算是点了头。

铁拐李这边更没二话，他听了信儿，把圈里那头半大的年猪多喂了两瓢糠。

两人在集上米粉店见了面。铁拐李换了件干净夹克，头发用水抹得熨熨帖帖，张寡妇穿了件碎花棉袄，两人对着嗦了碗肉丝粉。铁拐李抢着付钱，十四块，他掏钱的手顿了顿，还是递了过去。

出了店门，张寡妇说：

“你腿不好，赶场莫挑担子，搭个三轮车。”

铁拐李嗯了一声，回去路上咧着嘴笑了一路。

事情本该顺顺当当。堂嫂拎了一件石门柑橘去找支书覃事顺，要他开证明。覃支书正蹲在村委会台阶上晒太阳，一听这事，烟屁股往地上一摁：

“等哈子。”

堂嫂追着问：

“等么子等？人家两厢情愿。”

覃支书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压着嗓子说：

“嫂子你是不晓得，我们村今年计划减贫七户，报上去六户，铁拐李是最后一户。他跟张寡妇一合户，那头三口人迁过来，低收入人口要增加，五口人一平均，收入不增反降。乡里开调度会我往哪个角落里站？”

堂嫂骂他：“你当支书的，管人肚子饱还管人裤裆事？”

覃支书苦着脸：

“两样都管嘛。十天一排名，五天一小结，我总不能为了铁拐李讨堂客，让全村摘不了帽吧。”

这话传到铁拐李耳朵里，他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包烟。烟蒂在泥地上码了长长一排。往后这些天，他不再主动往堂嫂那边打听消息，每日照常下地、喂猪，只是话少了许多，阴天腿疼的时候，就一个人坐在阶沿上发呆。张寡妇那边也静下来，照旧喂猪采茶，只是偶尔歇下来，望着远处桃林出神。婚事，就这么悬着。

李浩放月假回来，看他爹脸色灰扑扑的，问咋了。铁拐李摆摆手说没事，灶上给你留了腊肉。李浩没再问，第二天一早自己跑到村委会去了，瘦精精一个半大小子，站在覃支书面前说：“覃叔，我妈走了这些年，我爸一个人拉扯我。我现在一个月才回来一趟，他腿阴天疼得睡不着。张婶愿意来，是看得起我家。你算的是贫困人口，我算的是我爸晚年的幸福。”

覃支书被个娃娃说得哑了口，挥手让他回去写作业。李浩走后，覃支书翻出扶贫台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眉头一直锁着，这事僵了半个月。

驻村工作队长陈建国，到村才三个月，脚上运动鞋已经辨不出颜色。他先没找铁拐李，也没找张寡妇，在村部火塘边跟覃支书坐了一晚上。火塘梭筒钩上吊着黑炊壶，咕嘟咕嘟冒热气。陈队长往火里添了根柴，问：

“铁拐李家现在人均好多？”

“算上低保、种粮补贴、助学金，四千八，刚够线。”

“张寡妇呢？”

“她不是本村的，也不是贫困户，问那个搞么子。”

陈队长拿火钳拔了拨炭：

“她养猪一年出栏两批，毛收入三四万。她要是过来，猪圈扩建，铁拐李搭把手，申请个产业奖补，你算算人均多少？”

覃支书摸出烟点上，闷头抽了两口，烟雾裹着他的愁绪：

“那减贫账咋报？”

“账是人算的。你先按现有口径报六户，剩一户兜底保障，今年脱不了明年脱。再把张寡妇的养猪场作为带贫主体往乡里报，她带两户贫困户代养，政策允许。”

覃支书眼睛一亮，随即又沉下去：

“那……上头问起来，说支书起初为么子拦着？”

陈队长笑了：

“为么子？怕群众吃亏，怕工作出纰漏。现在想通了，支持群众追求幸福生活，也是你支书该干的事。”

覃支书默默把烟摁灭在灰盆里，心里那块石头慢慢松了。第二天覃支书拎了两瓶包谷烧去铁拐李家。铁拐李正在院里劈柴，一条腿支着，一条腿打晃。覃支书把酒往石桌上一搁：

“德贵，明天去乡里把证扯了，村上出证明，猪圈扩建的申请也给你报上去。”

铁拐李斧头一偏，差点剁到脚背。他抬头看了覃支书半天：

“覃支书，你那天吃错药了？”

覃支书笑骂：

“吃你个头！把你那条腿收拾利索，莫到时候办酒敬茶，跪都跪不下去。”

腊月十八办的酒。土家人结婚兴哭嫁，张寡妇哭了一会儿，半真半假，把两个闺女哭得眼泪汪汪。铁拐李站边上搓手，不知道劝哪个。

陈队长也来了，封了两百块红包，坐在灶屋帮烧火。覃支书端碗酒凑过去：

“老陈，你这招高啊，包袱变发动机，我咋没想到？”

陈队长往灶膛塞了把柴，火苗忽地蹿起来。他慢悠悠地说：“你天天盯报表，我天天盯人。人活了，数就活了。”

火塘上挂的腊肉炕得滋滋冒油。

铁拐李瘸着腿挨桌敬酒，张寡妇在后头扯他衣角，小声说少喝点。铁拐李回头咧嘴一笑：“你放心，重活我干不了，轻活全包。养猪你管，记账我来，三个娃娃都供出去。”

张寡妇翻了个白眼，嘴角却翘着，转身端了一盆花生瓜子喜糖出来。院子里大人小孩笑嘻嘻争相抓抢，热闹气氛把个腊月天烘得暖融融的。

开春后铁拐李真把猪圈扩了，张寡妇的十几头猪赶过来，又抓了二十头仔猪。覃支书隔三差五去瞅一眼，有回站在猪栏外头跟陈队长嘀咕：“老陈，铁拐李这腿脚喂拌猪食还真不含糊。”

陈队长看着圈里抢食的猪崽，说：“人有了奔头，瘸腿也能跑起来。”

覃支书咂了咂嘴，没接话。他掏出手机，对着闹哄哄的猪栏拍了一张照片，静静存进相册里。

风小一点

（外一篇）

弱水

我刚落座，一个中年男人上了公交车直奔车厢最后一个座位，还没等坐下便迫不及待推开车窗。北风立刻呼呼地灌进来，寒意扑面。我转头看了中年男人一眼，他穿着短裤背心，背着一个旧挎包，高大健硕。坐在他前后的几个乘客颇有微词，嘴里嘟囔着，有个乘客干脆离开坐到前面去了。我犹豫着，后来实在受不了，轻轻地笑着说了一句：“大哥，风有点凉哦！你能不能关小一点？”他抬起头来，面无表情地说：“风小了，我受不了！”他没有回头，手搭在车窗上。过了几秒钟后，他把窗户往右推了推。

我不再说话，在心里揣摩着这个中年男人。这么壮的人，穿得这么少，居然还要开窗吹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正想着，中年男人在闹市中的一个公交站下车了。我掉转头看见他坐的位置那扇窗关上了。

再次与中年男人相遇是几天后。几乎是同样的时间点，他还是之前的那种简单的装扮。他上车人未落座又推开了车窗。而这一次，车厢后面除了坐着我没有其他人了。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他几乎在用自己宽厚的身体挡住了车窗，我把搭在扶手上的手收了回来，往椅背上靠了靠。凉嗖嗖的风从他肩膀两侧绕过，落在我身上，已经小了很多。又到了第一次他下车的站了，他连忙起身把车窗关上才下车去。这时，我俩下意识地对视了一下。

几天之后，相同的情节第三次出现。这天，窗外气温升高至三十五摄氏度，车厢里开了冷空调，人进来立刻会感到凉爽舒适。中年男人上了车安安静静坐在我后面。车厢内静得可以听到空调持续的响声。一路上车辆不多，公交车很快就到了他平时下车的站。中年男人走到车门前停了一下，回过头看了那扇窗一眼，手在衣服上蹭了一下，像是想抬起来做什么，最终却没有。车门打开，他走下去，最后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在雨中

深夜他从一家清吧出来。口袋里的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他掏出来一看，是日历提醒——“女儿生日”。大街上已然空空荡荡，偌大的城市已然熟睡了。

夜风吹来，他不由得打了个寒颤。走着走着，他来到了一个地下通道。一个流浪歌手还在自弹自唱，歌词有几分忧伤，唱腔里充满了深秋枯叶飘落的气息。他站在歌手前面，直到听完。歌手是个小伙子，有几分俊朗，像是刚走出校园不久的大学生。他花了三十元钱点了三首歌，最后一首是《在雨中》，女儿以前最爱听的。当歌手唱到“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紧紧相拥”时，他忽然埋下了头。

从地下通道走出来时，天空下起了雨，越来越大，全身都被淋湿了，他全然不顾。雨水顺着脸和脖子往下淌，他冷得全身直打哆嗦。走着走着，他发现公交站蜷缩着一只流浪狗，冻得瑟瑟发抖。他呆呆看了片刻，慢慢蹲下去，抱着流浪狗大哭起来，说：“走吧，我们回家。”

流浪狗一瘸一拐地跟在他身后。

走到家门口，他举起的手僵在了半空。

流浪狗一步不落地跟着他。

城市只剩下一片模糊。

同城通 分类信息
生活资讯全搜索 为您服务全天候
电 话:0731-82205305
Q Q:800083498
微 信:长沙同城通
刊登资讯不出门 手机平台服务您
温馨提示：本栏目仅提供公示平台，所发布的所有公示内容均由提供者或提供单位负责解释并承担法律责任，与本报社无关。
公告类：60元/行 资讯类：50元/行 正文13字/行
标题限9字以内(占2行) 套红加收20% 套彩加收30%

公告声明

遗失声明

宁乡市黄材镇新桥村经济合作社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00869629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中企国际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章遗失，备案号430102101558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富智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4301030154439)1枚，声明作废。

湖南帝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1枚，声明作废。

下列证件公告声明

●彭勇遗失人民警察证，证件号:43130033，声明作废。